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

张丽 著

从未走近

果是在梦里吧，仰起美丽的脸，深深地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还有大草原的醉人气息，这种时刻，美好宁静，无欲无求。
外面，天蓝得醉人，真想，不可能再回到故乡了，用不了多久，他将与这里的葱郁野兔
哲回到了萦绕心际，融入血液的大草原，带着一身疲惫和一身伤痛。
回到了可以让他狂饮一曲酒家，感怀人生之路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

张丽 纯美人性小说

张丽 著

从未走远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未走远/张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 3)
ISBN 978 - 7 - 5063 - 3867 - 7

I. 从…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544 号

从未走远: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

作者: 张 丽

责任编辑: 深 蓝 王宝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320 千

印张: 18.75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67 - 7

定价: 2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丽纯美人性小说系列



张丽已出版部分书目

长篇小说：

《风动红荷》

《绝版女人》

《从未走远》

中篇小说集：

《黑珍珠》

《温柔的残酷》

纪实文学：

《清廉天下》

《后备雄师》

《中国武官》

《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散文、诗歌集：

《只要你感觉幸福》

《女兵故事》

《坚强乐观是永远》

翻译作品：

《群星之路》

《汤普森家的酒窖》

《太阳的女儿》

《世界童话 100 篇》

《安妮公主的小白楼》

影视剧本：

《黑色星期五》

《从坟墓中恢复的头像》（电影）

《蓝血》（电视连续剧）

《紫雾》（电视连续剧）

责任编辑：深蓝 王宝生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张丽，祖籍山东莱州市。1954年12月29日出

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

员。现任军事谊文出版社社长，大校军衔。

1970年开始发表诗作，1979年开始小说、报

告文学、散文等多种文学的创作。代表作有

长篇纪实文学《清廓天下》、《后备雄师》；

报告文学集《中国武官》、《天上星星最亮的

一颗》；中篇小说集《黑珍珠》、《温柔的残

酷》；翻译长篇小说《黑色水晶酒吧》、《汤

普森家的酒窖》、《忍者神龟》等，著书29

部，另有散发于报刊杂志的小说、诗歌、报告

文学、散文、编译文章、影视剧本及随笔千余

篇，共计一千余万字，17次获军内外奖。



●作者近照

1018

那颗被西方尘埃玷污了的心，好像在清冽的山溪中被洗濯、被净化、被陶醉了。

他继续溪边徜徉，在灌木丛中穿行，如怀胎的鹿儿，迷醉在绚丽的色彩里，漫无目的地行走，会突然停下来长时间地看一朵小花静静地绽放。

前方又有一处小瀑布，远远地发出悦耳的声音和沁人的凉气。冯翔急奔过去，靠近瀑布下的水潭边，本来冲动地想跳进水中，感觉立刻被水雾中漂浮的凉意给抑制住了。他找到绿色植物掩映之中的一块大岩石，闭上眼睛躺在水潭边，静静地享受瀑布洒下凉丝丝的凉风，久久不肯离去。

突然风中传来一阵悦耳的鸟歌声，他离开岩石前那绿色的屏障往那边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这一看不要紧，他紧张得身体差点滚下岩石去。但他忍不住往那边看着，两眼儿都发直了。

一位长发飘逸，面色肌体肤色灿若桃花，身体细长而丰腴的姑娘正在泉水中沐浴。这姑娘太完美了！冯翔画了六年的人体，身体也摸

腰腿样 20 × 20 = 400

第387页

第一章

点
亮
一
盏
灯
，
为
你
心
灵
深
处
的
角
落

哲在开满山花的公路边跳下客车。

草场上的青草和野花，被风吹低，深深浅浅，海洋状的造势波浪。

哲身穿与草场混为一体的迷彩短衫，一条包裹修长双腿的牛仔裤。哲很帅，高大，威猛。

哲跳进一片深草丛，麻利地拉开手提箱拉链。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一套武警士兵的军服，上面放着一顶军帽。

哲一脸严肃地站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迅速地换上了军装。

哲把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此刻，军帽下这张帅气的男孩儿脸，如同头顶上的草原红日，十分阳光。他那1.80米以上的高大身材，在这半新的军装衬托下，更加健壮、挺拔。

哲用手抚摩了一拐弯的第一年兵的肩章，突然就迅速地脱下军上衣，抖抖颤颤的手把它们卸了下来，又从箱底摸出一副军校学员的红牌儿肩章，安到了军装上。

做这件事的时候，哲感到脸热心跳。

就这样吧。反正刚参加完全军院校统考，感觉不会落榜，复习得都快吐血了。

整理好衣箱,那里面还有一件灿烂的花裙和自己的洗漱用具,空空的,提起来很轻。

哲没有什么亲戚可串,在这无垠的大草原上,他只有朵可牵挂。

想起朵,他脚步如飞。

哲哼着那首《在他乡》的歌儿:“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让她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朵,她太美丽纯洁了。她简直就是上天赐予大草原的安琪儿。

可是,哲能看到朵的美丽,而朵却看不见哲的英俊。

朵长着一双清澈美丽的大眼睛,本来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阳光、鲜花、青草、牛羊、花裙子、牛骨项链……

现在,朵的眼睛依旧清澈美丽,但却映不进任何事物了。

朵是六岁那年双目失明的。那年,哲才八岁,年长朵两岁。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两个小孩子的头上。

那是一个风光极度妩媚的春天。妩媚到大人小孩全都沉醉其中。冲破严冬的大草原更是风情万种。

那是1990年的春天。开春了,大人们要到很远的旗上去购买各种生产资料,准备大干奔小康。跨入90年代,牧民们的生活大部分都不错了。

德叔家的货车上,那天挤满了四十多人,大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妻。

哲和朵拉着小手,跟在货车后边跑了好一段路。直到哲的阿爸大吼着赶他们回家,他们才停下脚步。

他们站在快被野花野草覆盖了的村路上,看着那车欢快地远去。漂亮的哲的阿妈那天身穿嫩绿色的绸缎袍子,更加漂亮的朵的阿妈那天却穿上了出嫁时的大红绣花袍子。

一红一绿,绸袍子在风中抖动着宽宽的摆,像两只翩翩起舞的鲜艳蝴蝶,向远方飞去。

他们的阿爸都英俊、勤劳而勇敢;他们的阿妈都美丽、聪明而贤惠。他们都为自己的阿爸阿妈骄傲。

那天哲拉着朵的小手回家,路上还帮她采了好多艳丽无比的花儿。

哲和朵家的蒙古包挨得不远,平常两家是最亲密的邻居。

推开朵家的毡房门,他们走进去。墙角挂毯前有一对白水晶花瓶,是朵的阿爸从前买来送给朵的阿妈的。

朵把大捧的花儿插进了花瓶。

朵庄重地宣布：“到今天晚上，阿妈会给我挑选一条最漂亮的牛骨项链带回来。”

哲说：“我知道，你想那样的项链，想了很久了。你阿妈肯定会给你买回来。”

哲和朵并肩坐在毛毡上。朵打开电视机，正巧有个台在播放舞蹈。

朵开始手舞足蹈。

哲很喜欢看朵跳舞。哲认为，朵太完美了。她是大草原娇艳花朵中最最艳丽的那一朵。

哲想，朵长大后，应该是个舞蹈家。

太阳升到正中了。已是午时。朵拿出爸妈留给她的糕点和酸奶，请哲一起吃。

突然，毡房的门猛地被推开。德大叔双眼血红地闯进来。

“你们两个孩子都在这儿呀！快！”他粗糙的大手拉起朵和哲，“跟大叔走！”

毡房外已经停了一辆客车，蓝蓝的车身，透亮的宽大玻璃，崭新的轮胎。

“德叔，我们是不是要坐大汽车呀？”哲天真地问。声音里已经透着激动与兴奋了。这样漂亮的大轿车，能坐上它在草原上驰骋，对蒙古包的孩子们来说，那是在梦中才能遇见的幸运事啊！

“德叔真好！德叔真好！”朵欢快地跳跃着，长辫子梢儿上那只粉色薄纱的蝴蝶结翻飞着，玫瑰紫色的裙袍也再再地飘荡起来，在春日照耀的大草原上，点燃了无比生动的绚彩，“德叔带我们坐大汽车喽——”

德叔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退伍军人，在家乡当支书已经15年了。德叔早年在北京当兵，见识很多。因为德叔身高1.82米，挺拔、英俊，所以被选进三军仪仗队。德叔直到现在，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有没有仪仗队列队迎接外宾的镜头，如果看到了，他会兴奋得举着羊皮酒袋痛痛快快地饮一把，然后说着醉话睡去。

德叔是家乡的骄傲。

德叔犹如内蒙古大草原的一只雄鹰。

哲看过德叔的相册。德叔一直是哲心中的偶像。

是男人，而且是草原汉子，就要像德叔那样。哲一直如此认为。

大小数十个蒙古包内的大事小情，都由德叔帮忙处理。哲曾听阿爸说过，德叔的战友复员后，有许多留在北京，有回家乡的也都去了呼和浩特，做工的，做买卖的，当警察的……德叔也可以进城工作的，但是乡亲们对他依依不舍。他是乡



亲们的主心骨。他是一个最坚忍、最乐观、最真诚的党支部书记啊！

平日里，德叔总是乐呵呵的，满脸笑意。大家说他很像那个香港影帝周润发。

可是这会儿，德叔却十分严肃，没有一丝笑容。他把两个孩子送上汽车，安排他们坐好后，就又跳下车去，招呼那些正往汽车这边奔来的乡亲们。

哲闹不懂了。

德叔不笑。车上的人们在哭。有的女人哭得声音很大、很悲切。正在登车的人也哭。

哲傻了。看看坐在前边的人们，就冲他们傻笑。再看看坐在后边的人们，还是冲他们傻笑。

人们看到哲这副怪样子，哭得更惨。

朵朵呆了。刚上车，她还高兴地乱跳。只几秒钟，她的热情被一片哭声和鼻涕眼泪所淹没。她睁着美丽清澈的大眼睛，吓得往座位底下缩去……

德叔最后一个上车，对司机说：“人齐了，开车吧。”

德叔没有座位了。他走到哲和朵这边，用他那温暖的大手把朵抱了起来，坐下来，把朵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朵仰起了小脸。

一滴大珠的泪水，滴落在她那稚嫩的、花一样的小脸蛋儿上。

“德叔，您也哭了？”

在朵的记忆中，德叔只会笑。

就这样，大客车开进了一个镇子。穿过狭窄的市街，一座座热闹的店铺向后闪去。

哲在车子的摇摇晃晃中，昏昏欲睡。

朵却睁大美丽的眼睛，贪婪地望着街道上的店铺。

突然她惊叫一声：“好漂亮啊！”

哲被她的叫声惊醒过来。

恰好前方堵车，大客车正好停在一个首饰店门口。那个店里挂满了各色饰品，在对着街门的那面墙上，挂着几串硕大的牛骨项链。

“哲哥哥，你快看！那串最漂亮的牛骨项链！”

“真的很漂亮！跟巴特尔大哥哥娶的新娘戴的那串一样一样的！”

“不知道我阿妈会不会买到这样的一串给我。”

“一定会的。”

车子重又开动。穿过热闹的街市，客车又向镇外驶去。一路景色又变回到牧场、河流和游牧的散落蒙古包。

大客车停在了火葬场的殡仪馆门前。

车上的哭声顷刻间惊天动地。

德叔左手拉着哲，右手拉着朵，往那扇蓝色的门里走去。哲和朵都感觉到德叔的手又湿又冷，颤抖不停。

“德叔，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来这里？这是什么地方？”八岁的哲不安起来。

德叔突然停住脚步，泪如泉涌。

“孩子们，现在得告诉你们了。我带你们来，是来见你们的阿爸阿妈最后一面。”

“阿爸阿妈是到这里来买项链吗？”朵问。

“是……是这样的。他们本来要去买东西的，还没有到达城里，半路上，汽车翻到了深沟下边，大部分人都死了……”

“什么叫死了？”朵又问。

“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放牧……不再回来了……”德叔哭泣起来，“如果今天是我开车去的，而不是巴特尔……就不会这样了……你们的德婶和丹哥哥也去了……只剩下德叔还可以照顾你们……”

在那个停放着三十多具尸体的大厅里，人们哭喊着寻找自己的亲人，一片混乱。哲的阿爸阿妈是并排躺着的，同其他遇难者一样，都是血肉模糊，难辨面容，只能以沾满血水的衣袍来辨认。

哲木呆呆地站在阿爸阿妈之间，眼泪奔涌，不知所措。

朵的阿爸躺在靠门口的地方，而阿妈却躺在相隔十几张停尸台的最东边。朵惊恐地摇摇阿爸，阿爸没有回音。她又飞跑着去找到阿妈，阿妈的大红缎袍撕得稀烂，没有了宽大漂亮的摆，也没有了精致的纽扣和蝴蝶结。阿妈的黑亮粗长的辫子沾满了鲜血和草屑，变得污秽了。

朵哭喊着去推阿妈，阿妈再也不会睁开眼看着她笑了。

她又狂奔到阿爸身边。

朵就这样悲惨地跑来跑去。

哲和朵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姑姑、舅舅、姨姨们都从不同的住处赶来了。

德叔也在殡仪大厅哭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们是被压在最下面的遇难

者，尸体严重变形惨不忍睹。

几百名家属挤在大厅里，门外还有陆续赶来的人们……

十年时间过去了，每当哲回想起这段痛苦而悲惨的一幕，都会心尖刺痛。

哲穿着军装在草原上大步走着。自家的毡房、朵家的毡房、德叔家的毡房，还有乡亲们的毡房已经很近了。

那些毡房四周都盛开着鲜花，连成一片，嫣红姹紫，分外妖娆。

那些色彩清新的毡房，好像漂浮在花海之中，影影绰绰、缥缥缈缈。

他的眼前映现出了朵站在毡房前等待他的身影，像一尊女神。

他边走边叹气。可惜朵从未看到长大以后的自己。

十年前那个春天，阿爸阿妈骤然离去。哲和朵都失去了自己的欢乐和幸福。

白天黑夜，哲拉着朵的小手，从来不放开。即使睡在德叔的毡房里，两个孩子也不分开。

哲的祖父跟哲的姑妈住在呼和浩特。那里的房子很大，他们要接哲去跟他们一起住。

哲坚决不肯。为了朵，他不去城里住。

朵的祖父祖母身体不好，靠小儿子打工养着。于是他们请朵的外祖父外祖母收养可怜的朵。外祖父外祖母也正是这样想的，就从一百里外的小镇上赶过来领外孙女。

朵坚决不肯。为了哲，她不去镇上住。

于是，哲和朵都留下来了。留在他们出生的大草原。

德叔也孤身一人了。

这年春天，德叔再一次地回绝了昔日战友邀请他去城里上班的好意。

德叔更坚定地留下来了。留在了生他养他的内蒙古大草原。

德叔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照顾哲和朵的责任。

三家的毡房都由德叔管理。德叔家的毡房又新又宽敞，所以哲和朵就住进了这里。

德叔，这个复员的仪仗兵，英俊高大，坚强乐观，是哲和朵最崇敬的人。

一起生活后，哲和朵发现，德叔料理家务很精细。德叔很爱干净，被褥两星期就洗晒一次，一个人套好，一个人缝好。德叔要求孩子们的衣服，内衣一天一换，外衣三天一换；内衣用手搓洗，外衣用洗衣机洗净，晾晒消毒。这些讲卫生的

好习惯，德叔说是他在部队那几年养成的。

德叔从北京带回了微波炉、面包烧烤炉、豆浆机这些家用小电器，他用它们做出许多美味。德叔烤的牛油蛋糕、奶酪面包，全都让哲和朵美餐不够。草原人们所喜好和常吃的食物，德叔都会做，而且做得非常考究。

三家以前所养的羊群，现在都由德叔一人照看。里里外外给他增添了许多负担。由于那场车祸，使村里平添了六个孤儿，19个寡妇，12个鳏夫。虽然没有一个人追究什么车主责任还是司机责任，人们都认定这纯粹是意外，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天大的厄运也是上天注定的，但德叔却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打击！德叔把那辆千疮百孔的货运车整修一下，以很低的价钱卖掉了，又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蓄，补偿了所有遇难家庭。每家有那么一点，并顶不了大用，但足以让每家都感激不尽。

德叔失去了汽车，这意味着，这儿的人们以后往外卖牛羊，都得跑到几十里路以外的镇上去雇车了。

德叔要供哲和朵上学。哲那年读三年级，朵读一年级。

德叔也是骤失两位亲人，悲伤过度。加之全村的事情，再有亲手照顾两个孤儿和两个孤儿家庭遗留下来的事务，德叔一下子老了许多。

德叔毕竟是见过世面的退伍军人。

德叔永远坚强、乐观。

所以，哲和朵生活得幸福、快乐。

时常在夜间，哲或是朵会在梦中想父母哭醒过来，德叔总是把他们抱在怀里哄着，护在胸前拍着，直到他们重新入睡。

突然有一天夜里，暴风雨骤然摇撼着蒙古包，哲和朵都吓醒来，紧紧抱着德叔。朵此时哭着喊头疼，眼睛疼，疼得她尖声叫着。德叔一摸她的额头，滚烫！

德叔立刻用一件雨衣将朵裹紧，背起她就准备去镇医院。他叫哲在家等着，哲一定要去。德叔只好身背朵，手拉穿着雨衣的哲，奔跑在暴风雨中。

朵住进了医院。

几天后，朵退了烧，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朵的失明，几乎使德叔和哲疯狂了。

德叔狮吼般地质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用错了药？

县里的医生赶来同镇上的医生会诊，最后结论，朵的眼睛失明是由于外界的突然刺激所致。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骤然没有了父母，欢乐幸福的家庭也在顷刻间消失了，



这是多么惨重的打击啊！连续四五十天，朵日夜哭泣，每日眼睛红肿着，有时候还有溃烂。

德叔瘫坐在医院的台阶上，哲也觉着天塌地陷！

医生说，只有给朵做眼角膜移植，朵才会重见光明！

德叔不甘心，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里，他背着朵又跑了几个大一点的医院。

所有的医生给出的都是这一相同的结论。

朵没有哭。

朵沉默了。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整天坐在毡房前的草地上，双手托腮，一句话也不说。

哲不去上学了。他天天陪着朵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给她讲这讲那，想让她高兴起来。

德叔决心拼命挣钱，要给朵换眼角膜。

哲发誓，一定要挣大钱，给朵换眼角膜。

朵不能上学了。

哲也坚决不上学了。他要时刻跟在朵身边，做她的眼睛。哲计划着养更多的羊，每天拉着朵的小手到草原深处去放牧羊群。每年他要卖很多很多羊，把钱攒起来去买眼角膜；把钱攒起来去做手术费用。

德叔狠狠揍了哲一拳。

德叔从未对两个孩子发过脾气。这回不一样了。他不允许哲辍学。

朵也发脾气了。她要哲去上学。她要哲长大了有出息，干大事业，没有文化怎么行啊！

哲只得去上学。每天哲上学走了之后，朵便安安静静地坐在毡房外，听着大草原的各种声音。她再也看不见大草原的美丽了！

德叔很心疼她，很能体会这个女孩心中的痛苦和绝望。德叔想方设法让朵高兴，放牧羊群的时候，就把她扛在肩上，给她讲故事，教她唱歌。

朵不仅美丽，而且有一副绝妙的歌喉。

还有一个男孩儿，他叫鹰。

鹰与哲原是同班同学，是最要好的朋友。

鹰从小就与哲和朵一起玩耍。鹰也是个俊秀的男孩，大人们说，鹰完全像个大城市的小公子。

鹰的名字威猛,生性却文雅;哲的名字文雅,生性却威猛。

鹰的阿爸也是在那场车祸中丧生了,丢下了31岁的阿妈和他。

鹰的阿妈不让鹰上学了。不管德叔怎样地劝他们,就是改变不了他阿妈的决定。

鹰就开始自由自在地每天放牧羊群。他赶着家里的几十只羊,早出晚归。

于是,辍学后的鹰,就有了许多时间同朵一起说话了。这一点,着实地让哲妒忌不已。

就这样过着日子。朵长成大姑娘了,比小时候还漂亮。眼睛依旧明亮清澈,但是仍然映不上任何事物。

哲上高中了。在学校里,许多女孩子都把他当偶像。无论有多么漂亮的女孩儿喜欢他,哲都装作不明白。

哲的心里永远只有朵。

哲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要替朵换眼角膜,要让朵重见光明。

而鹰也发誓赚钱,赚到钱给朵治眼睛。他喜欢朵。朵的美丽无与伦比。朵的纯洁超凡脱俗。

德叔卖了一批羊又一批羊,已经攒了几万块钱了。但这个数目离换眼角膜还差得远呢。德叔日夜辛勤,也在为这双眼角膜奋斗。

在哲上高三的这一年,鹰和他的母亲一起也住到德叔家来了。乡亲们为德叔和鹰的母亲举行了热闹的婚宴,烤了30只全羊,老老少少全都来了。

哲和朵有了新的德婶。

新德婶非常心疼朵,一过来就给朵买了好几件漂亮的衣裳和头巾。德婶命令鹰,万事都要让着朵,关爱朵,帮助朵。朵感到无比的幸福。

朵不仅美丽,而且非常聪慧。别看她眼睛看不到事物,可她心如明镜。她天天听哲读书,听电视节目,听德叔讲天南海北的事情,还听鹰给她唱歌……

朵学会了做许多事情。她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用手摸索着编的长辫子又光滑又端正。她可以扫毡房的毛毡,擦桌子、箱子。有时她一个人也可以赶着羊群在附近草场放牧,只要吆喝着头羊,其他羊便会听话地跟上来。

朵长成大姑娘了。16岁的花季女孩,她的心中一直爱慕着哲。朵希望哲考上大学,但又担心哲离开草原便不再回来。

朵心里明白,鹰很喜欢自己。但对鹰,她只觉得他很像是哥哥。

到了夏季,哲却高考落榜。

哲并没有很难过。真考上大学,是要花很多钱去念大学的。那样,什么时候

